

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

閱讀能力是一把探索知識寶庫的鑰匙。教師透過閱讀教學活動的推行，能帶領學生一窺豐富的文字世界，汲取各式各樣的學習新知；孩子也可以藉由閱讀良好的讀本，主動探索文字或圖像所欲傳達的訊息，以建構更為寬廣的知識體系。因此，世界各國政府重視培養學生的閱讀能力，而為瞭解學生的閱讀表現，各國也紛紛參與兩個大型的國際閱讀評比：「學生能力國際評量計畫」(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 及「促進國際閱讀素養研究」(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ading Literacy Study, PIRLS)。這兩個國際性評量的調查結果提供各國政府改善閱讀教學和提升學生閱讀能力的重要參考。根據國際教育成就評鑑協會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valuation of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IEA], 2008) 公布 PIRLS 2006 的結果，臺灣學童閱讀表現不甚理想，在全球四十五個參與國家和地區中排名 22，而在三個華人地區 (臺灣、香港和新加坡) 則位居末位。

由於學童閱讀能力培養與其所處環境有關，此環境包括學校與家庭。因此，PIRLS 在研究工具上，除學童所回答的閱讀理解題目外，還設計五種問卷，分別是學生、家長、學校、教師及課程問卷，用以瞭解基本人口資料以及學生閱讀態度、家庭閱讀環境、教師閱讀教學、學校閱讀教學政策、整體閱讀課程安排等閱讀條件、環境與學生閱讀成就之間的關係。經由此詳細調查，當我們需要改善閱讀教學及促進學童閱讀能力時，就可以參考上述結果，進而提出需改善的面向和作為。

本文將以臺灣 PIRLS 2006 的資料，分析學童的家庭教育資源、學童自身的閱讀態度、閱讀能力的自我評價和教師閱讀教學因素對於臺灣國小四年級學生閱讀成就的影響，以及學生和老師教學兩種不同層次因素之間的交互影響對於學生閱讀成就的關係。

培養孩子閱讀的第一步就是要讓他們喜歡閱讀。家庭環境在閱讀習慣的養成上扮演著關鍵的角色。Rasinski (1994) 曾指出，有閱讀圖書或報紙習慣的父母，其子女對閱讀活動的興趣較高，若父母可以鼓勵子女閱讀、指導閱讀，並且提供良好的家庭閱讀環境和資源，則能使子女在閱讀態度和文章理解有長足的進步。

在學校閱讀教育方面，學校推展閱讀活動不僅是在硬體上充實圖書設備或安排適當的閱讀時間，更重要的是，教師要指導學生閱讀的策略與技巧。謝錫金、林偉業、林裕康與羅嘉怡 (2005) 分析香港 PIRLS 2001 年的表現指出，當時香港教師的閱讀教學，太偏重字詞解碼，鮮少涉及閱讀策略的教學，導致香港閱讀教學的成效不彰 (香港曾經參與兩次促進國際閱讀素養研究：PIRLS 2001 和 2006。2001 年，香港全球排名第 14，但是，2006 年的表現卻有極大的進步，排名全球第 2)。臺灣當前教學現場的語文教育和閱讀教學和香港 2001 年的情況如

出一轍，根據 PIRLS 2006 調查結果，顯示國小四年級受訪教師以三分之二的國語課時間教授生字新詞（柯華蕙、詹益綾、張建妤、游婷雅，2008）。有鑑於此，本研究將聚焦於教師進行「閱讀教學活動的頻率」、「教導閱讀策略的頻率」對於學生閱讀理解表現的影響，此為本文的研究動機之一。

其次，在個人閱讀素養方面，一個人要能夠持續不斷地閱讀，除了要具有高度的動機和興趣（閱讀態度）之外，另外一個重要的因素是個體對於自我閱讀能力的概念和看法。「閱讀能力的自我評價」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學生對閱讀的信心是否足夠，這也會影響學生的閱讀表現。據此，本文欲探討學生「閱讀態度」以及「閱讀能力的自我評價」對於自身閱讀理解的影響為何？此為本研究的動機之二。

本研究使用的資料為 IEA 所建置的 PIRLS 資料庫，該資料庫建置的初衷是為了進行跨國性的閱讀評比與閱讀相關研究之用，然而，其帶來的效益遠勝於資料庫的本身。因為大型資料庫不僅可以提供研究者對於特定研究議題進行系統性與綜觀性的探究，而且在統計學上更有諸多優勢，例如：大規模的樣本數可降低抽樣誤差；縱貫資料可以進行成長或變遷趨勢之分析等。其次，當前大型資料庫大多為集體性的國際合作的成果，加其複雜且有序的抽樣方式，有利研究者進行跨區域、跨文化和跨國家之多樣本比較研究。此外，大型資料庫另一重要特徵是資料的設計考量了多層次架構，例如：學生／學校／地域／國家的層次階層關係，所以，當進行資料庫分析時若忽略多層次特徵，則樣本獨立性假設將被違反（李仁豪、余民寧，2008），因而導致錯誤的研究結論。

有鑑於此，本文的研究動機除了前述探討教師和學生層次解釋變數對於學生閱讀成就的影響之外，另一個重要著眼點則是從方法學的角度出發，試圖將大型資料庫中兩種不同層次資料納入分析。因為教育研究調查的資料結構具有巢套或鑲嵌的特性（宋曜廷、邱佳民、劉欣宜、曾芬蘭、陳柏熹，2009），使得研究者可以針對個體層次結果變數（學生成績，以 Y 表示），以不同層次的解釋變數：個體層次解釋變數（例如：學生學習態度，以 X 表示）、總體層次解釋變數（例如：教師教學策略，以 Z 表示）來進行預測的分析，進而得到階層化的預測方程式，如公式(1)所示：

$$Y_{ij} = \gamma_{00} + \gamma_{10}X_{ij} + \gamma_{01}Z_j + \gamma_{11}Z_jX_{ij} + u_{0j} + u_{1j}X_{ij} + \varepsilon_{ij} \quad (1)$$

其中 γ_{00} 為平均截距、 γ_{01} 為總體層次解釋變數對結果變數的直接影響、 γ_{10} 為個體層次解釋變數對結果變數的影響、 γ_{11} 為跨層級交互作用效果（cross-level interaction effect）。在多層次模式中，最底層的觀察資料稱為「層一變數」（Level 1 variables）或個體層次變數（micro level variable），例如：組織中個別員工、班級中的個別學生。上層的資料稱為總體層次變數（macro level variable），也稱為「層二變數」（Level 2 variables），如果研究包含學生與班級兩個層次的資料，此時班級層次的資訊，例如：導師性別、教師的教學領導能力等就是總體的變數。